

统一的罗马尼亚 民族国家的形成

〔罗〕康·康·朱雷斯库著



人民出版社

K54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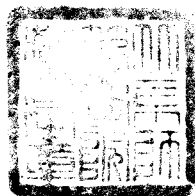
统一的罗马尼亚 民族国家的形成

〔罗〕 康·康·朱雷斯库著

（丹·贝林德伊作序、校订、

注释和编列参考书目）

陆象淦译



人 民 出 版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92612

692612

Constantin C. Giurescu
LA FORMATION DE L'ÉTAT
NATIONAL UNITAIRE ROUMAIN
2^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Avant-propos, notes explicatives et bibliographie
redigés par Dan Berindei
Secrétaire du Comité national des historiens Roumains
ÉDITIONS MERIDIANE
Bucarest 1975

根据罗马尼亚梅里迪亚内出版社
1975年法文本增订第二版译出

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

〔罗〕 康·康·朱雷斯库著

（丹·贝林德伊作序、校订、
注释和编列参考书目）

陆象淦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印张 102,000字
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书号11001·368 定价0.37元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前 言	5
罗马尼亚的国土	8
达契亚	14
我们的祖先达契亚人或葛特人	14
罗马达契亚	21
罗马达契亚的组织	25
达契亚人的罗马化	27
达契亚—罗马人在喀尔巴阡山—多瑙河地区的连续性	30
连续性的证据	32
罗马尼亚诸国的形成和发展	40
最初的罗马尼亚政治结构	40
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封建国家的建立；特兰西瓦尼 亚公国（伏耶伏达特）；多布罗加国	46
罗马尼亚诸国维护独立的斗争（公元十四至十五世 纪）——长期的反奥斯曼战争	52
十五至十六世纪罗马尼亚诸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在勇士米哈伊领导下的第一次统一	57
十三至十九世纪三个罗马尼亚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 和文化联系	63
1711—1821 年期间的民族要求与社会要求	72

民族统一和政治统一的思想	79
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84
1821 年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革命——政治复兴	
的开始	84
《组织法规》时代。改革的潮流	87
罗马尼亚诸国的 1848 年革命。政治统一思想的确立	90
争取罗马尼亚两公国联合的斗争	99
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联合 (1859 年 1 月 24 日)	106
罗马尼亚国家独立战争	113
从国家独立到 1914 年罗马尼亚的发展	115
奥匈帝国的罗马尼亚人	123
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建成	127
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与祖国统一	133
特兰西瓦尼亚与祖国统一	134
注 释	144
参考书目	148
译后记	151

中译本序

康斯坦丁·康·朱雷斯库教授半个多世纪如一日，献身于罗马尼亚的大学教学和历史科学，直到1977年秋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朱雷斯库教授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著有多种学术著作，是史学界的一位多面手，而且也是继尼古拉·约尔加之后的最著名和最受读者群众称誉的一位史学家；他善于组织材料，尽管他的著述中的旁征博引为他的论证基础提供了坚固的骨架，但这些著作却写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并且令人信服。他编写——在晚年则与他的儿子迪努·康·朱雷斯库合作——的罗马尼亚史综合性著作，具有多种不同版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分析罗马尼亚人民历史的多卷本巨著；颇为意味深长的是，这些著作多次再版，并且在读者群众中间传播很广，这对于专业性著作来说是相当罕见的事情。

这部介绍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著作，是朱雷斯库教授晚年所写的书籍之一。事实上，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不仅展现了近代罗马尼亚的建立过程，而且扼要综述了罗马尼亚的历史，这无疑对于读到这个译本的中国读者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做了一些注释，旨在补充作者的阐述。

从对于罗马尼亚人民的历史进行分析以及本书的叙述

中，可以得出几点值得着重指出的基本思想。罗马尼亚人民的历史构成了一部英雄的史诗，是坚持不懈地争取自主和进行反抗的历史。罗马尼亚人作为达契亚—葛特人的后裔，象阿尔巴尼亚人（伊利里亚人的后裔）一样，无疑是东南欧地区的一个民族。可以断定，其祖先早在历史起源时代就生存在这片国土上。但是，他们也是强盛的达契亚国——根据最早的文献资料，不久将是它立国二千零五十周年——的征服者、罗马人的后裔，并且因此而成为东方罗曼文化的唯一代表。

罗马尼亚人是由于两个重要民族的融合而产生的，同时也是两种文明汇合的结果，他们多少世纪来为这种双重的起源而自豪。

罗马尼亚人民及其祖先的几千年的历史，说明争取独立斗争和争取统一斗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无疑这是罗马尼亚人民生存的主要特征。还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罗马尼亚人的抵抗能力，他们的封建国家顶住了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仅仅接受了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一旦历史环境许可，便奋起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争取国家完全独立和赶走外国统治者。在这一方面，如果注意到多瑙河以南的一些国家遭到灭亡，它们的领土变成奥斯曼的帕沙辖区，强大的匈牙利王国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打击下于十六世纪陷落，它的首都布达被划入奥斯曼的帕沙辖区，以及波兰在十八世纪遭到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连续三次瓜分，那么罗马尼亚人的这种独一无二的情况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毫无疑问，罗马尼亚人民的抵抗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们必须不断抵抗一些强大的邻国——最初是匈牙利王国和波兰王国，后来是奥斯曼帝国，最

终则是哈布斯堡帝国和沙俄帝国——的压力、干涉、甚至入侵，但重要的是，罗马尼亚诸国的存在从来没有被从欧洲地图上抹掉过。他们的先辈达契亚人在罗马人入侵面前的英勇抵抗，几千年来成为一个历史的范例。在罗马军队和行政机构撤出达契亚后出现的艰难环境下，达契亚—罗马人以及他们的后裔罗马尼亚人，以群山和森林为依傍，巍然屹立在迁徙民族的前进道路上。当内部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外部的条件许可的时候，出现了最初的国家组织，并逐步演变为后来的罗马尼亚诸封建国家；这几个封建国家，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证明了自己的抵抗能力，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生存，从来没有中断过。

罗马尼亚人虽然被分割在由人为的边界所划分的不同国家里，并且必须抵抗强邻不断的压力，但他们始终怀着他们是统一的民族这种深刻的感情，因此争取统一和独立乃是他们历史生存的主要特征。没有方言的统一语言，服装和习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几千年来生活在同一片领土上，密切的经济联系，从来是在作为整体的罗马尼亚人身上反映出来的、不带有地区色彩的文化，这些因素乃是强大的统一性因素，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要求政治统一和国家统一的倾向。1600年，瓦拉几亚公爵勇士米哈伊成功地把罗马尼亚领土统一在他的权力之下。这次统一虽然为时很短，但勇士米哈伊的业迹却永远成为鼓舞后代的榜样。国家的统一这个在封建时代没有能实现的夙愿，由于罗马尼亚人的努力，在十九世纪中叶通过1859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联合而实现了；而1918年，则通过整个民族回到同一祖国的怀抱而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争取统

一和独立,无论在过去或者今天,对于罗马尼亚人民来说都是一种天职。

罗马尼亚人的历史存在是一个不断攀登艰险、克服困难、抵抗各大帝国威胁的过程。人民的伟大历史胜利永远是群众的事业。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在中世纪捍卫了国家的生存;乡村和城市的群众战斗在1821年和1848年革命的前列,缔造了1859年两公国的联合,从而解决了一个对于整个欧洲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他们取得了1877年的国家独立,在1918年完成了罗马尼亚的国家统一,1944年8月又推翻了法西斯统治,对战胜希特勒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开创了通向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大道。今天,他们又正在开辟通向共产主义曙光的道路。

罗马尼亚人民虽然同中国人民远隔几千公里,但他们对远东的这个伟大民族始终怀着关注和友好的感情。罗马尼亚和中国正经历着革命变革的巨大过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两国的崇高目标,因此它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它们相互尊敬、友好和尊重,这是它们兄弟般合作、日益深刻地相互了解的泉源,是对它们的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文明的建设者——劳动人民群众的勤劳、勇敢和天赋作出高度评价的泉源。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

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秘书

丹·贝林德伊

前 言

本书叙述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延续了一千多年。在秀丽和富饶的喀尔巴阡山—多瑙河领土上，作为土著达契亚人罗马化结果而产生的达契亚—罗马人，建立了作为最早的政治组织的若干小的国家结构，拉丁文的中世纪史料称之为杜卡特(公国)，斯拉夫文的史料称之为伏耶伏达特(公国)和克涅扎特(公国)。史书提到的第一个罗马尼亚公爵(杜克)是特兰西瓦尼亚人杰卢，关于他的记载见之于九世纪末的最古老的匈牙利编年史。经过一个内在的过程，南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的各个国家结构联合了起来，在公元1300年前后建成了一个国家，称为罗马尼亚国或瓦拉几亚。这个国家的第一位君主和王朝的奠基人是大巴萨拉布一世。五十年后，第二个罗马尼亚人的国家摩尔多瓦在喀尔巴阡山东侧诞生，其创始者是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的一个罗马尼亚人地区马拉穆列什的德拉戈什；德拉戈什的后嗣在1359年被同样来自马拉穆列什的博格丹公爵(伏耶伏德)废黜；博格丹公爵成为摩尔多瓦王朝的奠基人，并赢得了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居民的支持。在喀尔巴阡山山峦环抱着的特兰西瓦尼亚，如果没有匈牙利王国的干涉，第三个罗马尼亚人的国家也将形成；但是，特兰西瓦尼亚尽管处于马扎尔人的占领

下，却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它的君主象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一样，始终拥有伏耶伏德(公爵)的称号。而且，值得指出的是，文献提到早在1222年，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就有一个“罗马尼亚人的国家”。

在瓦拉几亚、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居住着同样的土著罗马尼亚居民，这三个国家之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

就经济而言，特兰西瓦尼亚同另外两个罗马尼亚人国家构成一个统一体，相互补充。许多车道和驿路穿过山区。最古老的历史文献证明，这三个国家之间保持着活跃的产品和商品交换；人们带着财物往来频繁，货币也同样地流通。一旦由于人为的因素或者战争而使这种交流中断的时候，三个国家都因此蒙受损失。

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事件都是同罗马尼亚诸国争取独立、反对侵略者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早从瓦拉几亚公爵老米尔恰(1386—1418年)时代起，就开始了反奥斯曼战争，这场战争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洪尼多阿的扬库一直坚持反对土耳其人的战斗，他是特兰西瓦尼亚西南部的一个罗马尼亚家族的后代，特兰西瓦尼亚公爵(从1441年起)和匈牙利总督(1442—1456年)；继此之后，是被教皇称为“基督的战士”的摩尔多瓦公爵大什特凡(1457—1504年)；再后则是瓦拉几亚公爵勇士米哈伊(1593—1601年)，在他领导下，成功地把三个罗马尼亚国家第一次统一了起来，他因此而拥有“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整个摩尔多瓦国家的君主”的称号。勇士米哈伊所实现的统一虽然为时很短，但对于后继者却有着重大

影响，成为他们期望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于强大的人民运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在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公爵（1859—1866年）的领导下联合了起来；罗马尼亚由此诞生，并通过1877—1878年的俄、罗、土战争，赢得了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罗马尼亚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协约国答应满足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的要求。战后，占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克里沙纳和马拉穆列什人口压倒多数的罗马尼亚居民，根据自决权的原则，于1918年12月1日在阿尔巴—尤利亚决定同罗马尼亚统一。三天前，布科维纳已经归并罗马尼亚。更早一些时候，即1918年3月27日（4月9日），“国民议会”在基希纳乌（基什尼奥夫）决定比萨拉比亚同罗马尼亚合并。这样，到1918年底，建成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

喀尔巴阡山两麓的罗马尼亚人统一成一个单一的国家，这是一千多年来经历连续几次联合的过程的自然结果。因此，国际条约，首先是圣日耳曼和约（1919年）和特里亚农和约（1920年），尔后是1947年的巴黎条约承认这次统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今天，罗马尼亚国家和罗马尼亚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阶段，人们正全力以赴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这座绚丽多彩的大厦，并从而对建立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气氛——人类进步的不可缺少的前提作出坚定不移的贡献。

罗马尼亚的国土

罗马尼亚民族国家诞生在以特兰西瓦尼亚为中心¹的喀尔巴阡山—多瑙河土地上。她地处东南欧，南以国际大动脉多瑙河为界，是把巴尔干半岛与中欧和东北欧连接起来的纽带，素以秀丽、多姿和富饶著称。这片领土包括各种地形，从平坦的海岸和多瑙河三角洲到平原，一望无垠，葱绿的麦苗随风荡漾，金黄的麦穗滚滚似浪；丘陵上，满坡是葡萄园和果园；群山覆盖着森林的华盖，郁郁葱葱，坡岭上到处是广阔的牧场，饲养着无数牛羊。喀尔巴阡山脉这个名称来源于古代达契亚人的一个强大部落——喀尔佩人。这条罗马尼亚山脉的一个特点是从山脚到峰顶整个山区都有人类生活的踪迹。它高度适中，最高峰是属于南喀尔巴阡山脉的弗格拉什山的摩尔多瓦人峰和内戈尤峰，其高度达 2,543 米和 2,535 米；在东喀尔巴阡山脉中，皮耶特罗苏—罗德内伊峰高 2,305 米，伊纳瓦尔峰高 2,280 米，恰赫勒瓦尔峰高 1,904 米。阿普塞尼山脉是特兰西瓦尼亚的西部界线，并同整个喀尔巴阡山脉的连绵起伏的峰峦一起，环抱着这个地区，犹如古代作家约尔达尼斯²曾经生动地比喻的一项“王冠”。这里最高的山峰有库尔库伯塔—巴雷，高 1,848 米，弗勒迪亚萨，高 1,836 米，以及蒙代莱—马雷，高 1,825 米。因此，喀尔巴阡山是高度适中的山

脉，便于通行，并有许多河流贯穿其间，而不象阿尔卑斯山，高加索山，安第斯山和号称“天方之山”的喜马拉雅山那样，终年积雪，犹如冰雪的巨人，高耸入云。一条茂密的林带环绕着喀尔巴阡山脉，森林中间伸展着一块块平坦的台地，绿草如茵。在许多地方，这些高地真好象一马平川。有的因此而得到了意味十分深长的名称；例如，内特迪亚，意为“平地”，海拔1,700米，舍苏—卢普沙尼，意为“卢普沙尼平原”，海拔1,600米，舍苏—卡尔德，意为“炎热的平原”，这三个地方均在阿普塞尼山脉中；在南喀尔巴阡山脉中，有勒乌—舍苏，意为“平地上的河流”，海拔超过2,000米；在属于东喀尔巴阡山脉的克利曼山脉中，则有“铲子”（洛帕塔），“椅子”（斯卡乌努），“悬铃木平原”（舍苏—帕尔丁努卢伊），“野猪平原”（舍苏—波尔库卢伊）和“小平原”（舍苏楚）等名称。每当春暖花开时节，这些高地覆盖着清新的牧草，一片绿茵，白色、红色或紫色的藏红花以及稍晚一点的鲜红的杜鹃花点缀其间，真使人有身历仙境的感觉。罗马尼亚著名的民谣《米奥里查》³中有这样的诗句：“在这高地的脚下，犹如天堂的一角”，这用来描绘喀尔巴阡山的许多高地也许是再贴切不过的。除此而外，在摩尔多瓦的一个古国弗兰恰地区，沿米尔科夫河谷有一座山，由于风景优美，繁花似锦，所以名叫勒乌楚，意思就是小天堂。

但是，在罗马尼亚山区，不仅有被开发的牧场，在高达1,200—1,300米的许多阳光明媚的坡岭上，也存在着农业耕作。无论在阿普塞尼山脉中，还是在巴纳特山脉，南喀尔巴阡山脉，罗德纳山脉和克利曼山脉中，很多村子附近都能见到由十分古老的高坝分隔着的层层梯田。地名也再次证明，山区

从事着农业。可以发现喀尔巴阡山脉中的一系列村庄、丘陵或山坡是以粮食作物的名称命名的，尤其是小米和黑麦这两种作物；小米在罗马尼亚从古至今一直叫作默拉伊，黑麦则是一种生长期短并且耐寒的庄稼。这些地名明确地说明，早在中世纪早期，在民族大迁徙时代，罗马尼亚人就在山区从事农业，而且正是这些山区保护了罗马尼亚的农业。

除了喀尔巴阡山以外，多瑙河是罗马尼亚国土的一个基本组成因素。人民在歌谣里把这条大河称为“没有尘埃的道路”，对于葛特人或达契亚人⁴来说，它是一条圣河，他们在出征前要用河水进行洗礼。多瑙河素来是一条适合于通商的大道，而丰富和多样的鱼类又使它成为提供食品和财富的泉源；另外，沿着河滩的广阔的树丛和芦苇丛，是很好的藏身之所。因此，从遥远的史前时代起，多瑙河沿岸就有村落，而且这些村落延续到古代，中世纪，近代，直至今天，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几乎所有河流都汇流入多瑙河；这些河流多数发源于特兰西瓦尼亚，正因为这一缘故，特兰西瓦尼亚被看作罗马尼亚的“水塔”。因此，理所当然的是，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平原、丘陵和山区的罗马尼亚人溯河谷而上或者顺河谷而下，同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的罗马尼亚人保持着接触；同样，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也同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人保持着联系。这样的聚会往往是在山间的高地上进行的；借这一场合，他们交换产品，组织娱乐活动，结交朋友，有时甚至还决定娶嫁婚配的大事。在南喀尔巴阡山和东喀尔巴阡山，人们把这样的聚会称为“两国集市”，因为它把喀尔巴阡山两麓的居民聚集在一起了。

多瑙河—喀尔巴阡山土地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森林。从前，森林覆盖着这里的大部分领土，不仅是山区，而且包括丘陵和平原；一些面积最大的森林——一部分一直保存到今天——恰恰生长在平原上；特列奥尔曼——在古代突厥语，也就是佩彻涅格语或库曼语中，意为“快乐的森林”——森林，古代弗拉什卡——在古斯拉夫语中，意为“罗马尼亚人的国家”——森林，以及位于布加勒斯特北部的弗勒西亚——同样意为“罗马尼亚人的国家”——森林即是例证。达契亚人，达契亚—罗马人，以及罗马尼亚人都十分珍惜森林：它养育了他们，不但给他们提供了猎物和果实，而且提供了林间空地，这是他们从事农业和养蜂的好地方。在这一方面，还必须指出这里野生果树的丰富多样，从苹果树，梨树，樱桃树，到山茱萸树，山梨树和榛子树，无一不有，更不必说种子可以食用的山毛榉树。另外，在战争或者敌人入侵时，森林是人民和军队的很好的隐蔽之所。这里既可以发动突然袭击，又可以作为退却时的掩护。罗马尼亚人进行的许多次战斗，都有森林作为保护。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著名的波萨达之战（1330年），克拉斯纳森林之战（1450年），瓦斯卢伊之战（1475年），勒兹博耶尼之战（1476年），科斯明森林之战（1497年）和克卢格雷尼之战（1595年）等例子。1422年，善人亚历山德鲁曾派出一支摩尔多瓦部队援助波兰人，参加了同条顿骑士的马里恩堡之战。波兰编年史家德卢戈兹在谈到这次战斗时指出：摩尔多瓦人向森林移动，“因为在枝叶和树木的隐蔽下很便于作战，这正是他们民族的习惯和天性”。至于在敌人入侵和战争时森林提供了隐蔽所的例子，我们可以引证摩尔多瓦公爵

拉杜·米赫尼亚在1617年9月26日所作的记载。他写道：“当波兰人侵入我的公国时，举国上下都逃进了森林”。

罗马尼亚有一句十分古老的谚语说：“森林是罗马尼亚人的兄弟”。罗马尼亚许多民歌开头往往这样唱道：“绿叶啊清新”。这些都证明了上述思想。

罗马尼亚国土的资源十分令人瞩目。如此多样的植物、畜产和矿产汇集于一地是颇为罕见的。她的土地适合于农业耕作。耕地不仅遍布平原和丘陵，而且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也伸展到山岭。种植的作物有小麦、玉米（十七世纪前半叶引进）、大麦、燕麦、黑麦、小米，以及各种蔬菜和工业用作物。一座座果园，从国家的这一头伸展到那一头，连绵不断；喀尔巴阡山两麓，无论是丘陵还是平原地区，都生长着酿酒用的优质葡萄。无数的羊群、畜群和马群，放牧在平坦的坡岭上的富饶的牧场和草地上。除此而外，还有各种家禽和养蜂场。在森林里和山岭上，常有奇珍异兽出没（例如：岩羚羊，熊，喀尔巴阡山鹿，猓獾），这也许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山间的溪流和湖泊里，盛产鲜美可口的鲱鱼和鲑鱼；在一些河流里，如比斯特里察河和维舍乌河（在马拉穆列什地区），还可以捕捞到鲑形鲱。矿藏不仅有盐——无论是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还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其数量之多正如山群一样，实际上是取之不竭的——，而且还有黄金——在阿普塞尼山区和喀尔巴阡山区的许多河流的流沙里——，白银，铁，天然气，石油，煤，大理石，以及大量的矿泉和温泉。人类生活各个方面所需要的一切，从食品到装饰，在这个位于喀尔巴阡山—多瑙河地区的国家里莫不应有尽有。因此，有些人对之垂涎欲滴，